

词那么美 情那么深

—— 大清才女的词与情

兰泊宁 著

又把哀愁谱入词，行行
无奈泪难支。一念痴，
爱恨纠缠。自古多情
空余梦，何必惹尘埃？

词那么美 情那么深

——大清才女的词与情
兰泊宁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词那么美 情那么深 / 宁泊兰编著. —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477-2886-4

I. ①词… II. ①宁… III. ①诗话—中国—现代
IV. ①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5899 号

词那么美 情那么深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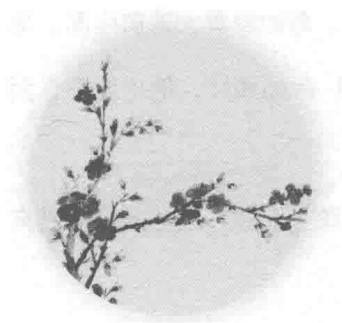
印 张: 14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前言



大清才女在我心中，就是一阙词、一首诗。她们用恬淡的心在文字里徜徉，记录着岁月，书写着沧桑。

不求灿烂，不求盛放，只要随心、随性、随缘，浅笑低眉间，便有一种花开的妩媚与温馨，大清才女如一朵青莲，娉婷红尘，出淤泥而不染，兀自芬芳，独自清欢，又如一幅水墨丹青，淡妆浓抹总相宜。

守一份纯真，携一份温柔，大清才女拥有一种天然的素雅，无论道路如何曲折，前方如何缥缈，她们的内心都是一片安然，有如一泓清泉，静静地流淌。

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大清第一女词人顾太清，一把心肠论浊清。千年等待千年孤独，三生石上种情根。三十六双花样好，无如烟花易碎人易分，九回肠断寸心哀。但她不作人间可怜红，终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可谓是沧桑历尽。她的今生也许只为赴一场最美的红尘浪漫，当时光轻轻划动，岁月的河流缓缓流淌，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时刻，骤然被一处美丽的相逢定格。雨丝丝，风细细，尽是销魂滋味。从此，便是万千磨难，也终是浮云难碍日头红。她如一片叶飘落大地，落红不是无情物，她只是在秋意里凄美的转身，离开了这万丈红尘。

而透过诗词读徐灿，从“当年娇小日”到“梦到乡关惊鸚鵡，梦里江声和泪咽，何不向故园流？”，我们读出了那份婉约美：意缠绵而语沉郁。

十年心事十年灯，误人在自说聪明。这就是吴藻，一个完美婚姻追求者的宿命。

还有红颜薄命的贺双卿，她半生憔悴，却具一世惊艳才。命如蝉翼，苦黄生面，菊花虽艳奈何霜，断鸿叫破残阳冷，镜里相看自惊：可怜双卿！命如残灯，他生未卜，而此生已休。到如今，依然让人独替双卿抱不平。

云雨无凭，欲将沉醉话凄凉；红颜媚，相思泪，为君倾我三生醉。这是大妃阿巴亥的命运，也是董鄂妃的命运。

甄嬛与华妃是大清后宫中的另一种，倾心一恋，冷风吹散了缠绵；为爱一生，红尘寂寞谁与度。

大清才女的诗词那么美，而她们的情又那么深。多情自古空余恨，经过劫难，尝过辛酸，大清才女的心在沉沉浮浮中净化，情在颠沛流离中深沉。还没有来得及作别，季节的风就匆匆带走了一场相遇。轻愁涟涟，花开花谢，逝者已消沉，觅不到春花秋月，只有往事成霜说寂寞。

才自惊艳，人自红颜，奈何亦薄命。更声捣碎闲潭落花，一片片，一夜夜，碾过生命的刹那芳华。幸而拥有自己的一方净土，尽管荒凉，却也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心在红尘中行走，梦在红尘里缱绻，今生与谁安然走过红尘中的轮回？

生活，本身就是诗，只要拥有一颗云淡风轻的心和一份高山流水的情怀。

若有心，花亦是景，云亦是诗；若无心，便没有景，亦没有诗。

诗千行，泪千行。在历史的时空中，大清才女绽放过耀眼的光华，书写过凄美的诗篇。时至今日，她们虽已退出历史的舞台，却不曾在我们的记忆中消散。她们的才情仍然让我们着迷，她们的经历也仍然会触动我们的弦，有如一曲曲美妙动听的乐曲，一直盘旋在历史的上空，弥久不散。

目 录

第一卷	一生坎坷顾太清：不作人间可怜红	1
第二卷	不堪风雨哭涂灿：河山变 家国叹	31
第三卷	欲哭强笑说吴藻：十年心事十年灯	55
第四卷	弱水一瓢董鄂妃：为君倾我三生醉	81
第五卷	水晶心肝之甄嬛：冷风吹散了缠绵	103
第六卷	帝心独宠一华妃：红尘寂寞谁与度	121
第七卷	深寂枯井葬珍妃：不见当初笑红尘	133
第八卷	《再生缘》与陈端生——彤管声名终寂寂	157
第九卷	红颜薄命贺双卿：半生憔悴 一世惊艳才	177
第十卷	女权先行吕碧城：我到人间只此回	201

第一卷

一生坎坷顾太清：
不作人间可伶红



昏昏不似少年身

顾太清本名西林春，满州镶蓝旗人。她本姓西林觉罗氏，名春，字子春，一字梅仙，道号太清，晚年又号云槎外史。后嫁为贝勒奕绘侧福晋时，为避忌和祖父鄂昌的关系，谎报为荣王府护卫顾文星之女，故以顾太清名世。

西林春才色双绝，以词名重于士林。时人推其为易安居士之次，足见其文采风流。然而这样一位大才女，早年的经历却十分坎坷。

西林春本出身名门，祖父鄂昌是雍正、乾隆时期权臣鄂尔泰的侄子，曾任甘肃巡抚。鄂尔泰是雍正朝内阁首辅，深得雍正信任，门生故旧遍天下。乾隆继位后，对鄂尔泰明里大为重用，内里却颇为戒惕。乾隆十年，鄂尔泰病逝，皇帝赐以哀荣，亲临致祭，封谥号，入祀京师贤良祠，但转过年就开始着手对鄂尔泰一党的控制和打击。作为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此被诬陷入狱，自杀身亡。

鄂昌之子鄂实峰在京中无地容身，便移家到香山健锐营。三十多岁才娶香山富察氏女，生五个子女，长大成人的只有一子（鄂少峰）和二女（西林春与西林霞仙）。在清代，如果祖上有罪，后代最难翻身。因为祖父的关系，西林春一出世就成了“罪人之后”，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

家虽败落，但家学未丢。当时的满洲贵族们大都善于骑射，但也不乏满腹才学。他们积极汉化，用汉文写诗作词，这也是康熙、乾隆时期的一种风气。虽然鄂昌被抄没了家产，致使家道中落，但是家学却未中断。西林春三四岁时

即由祖母教字，六七岁时又专请老师教她文化。因西林春是女流，学习不为科考赴试，故专攻诗词歌赋。她极有天赋，填得一手好词。

但是家产被抄没，总得想办法生活，诗词解不了饥渴。鄂实峰难以在京城谋生，遂到处漂泊，以游幕为业。从西林春后来的诗词内容推断，她幼年生活在北京，稍长后曾跟着父亲到过福建、广东、吴中、杭州，白云是“半生尝尽苦酸辛”。

事事思量竟有因，半生尝尽苦酸辛。

望断雁行无定处，日暮，鹧鸪原上泪沾巾。

欲写愁怀心已醉，憔悴，昏昏不似少年身。

恶梦醒来心更怕，窗下，花飞叶落总惊人。

——《定风波·恶梦》

西林春身为罪臣之后，有苦处自是不敢明言，仅一句“事事思量竟有因”便揭过了。罪臣之家低人一等的酸楚生活，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阴影，以至于成人后还挥之不去，不经意间就折射进梦里。噩梦醒来，抱紧双臂，似乎旧年的恐惧尚未走远，她还是那个敏感胆小的小女孩，窗下花飞叶落，一点小小的动静都让她心惊。《礼记》云：“兄之齿，雁行。”因大雁飞行有序，如兄弟序齿排列，故把兄弟比作“雁行”或“雁序”。《诗经》有句曰：“鹧鸪在原，兄弟有难。”可知“鹧鸪原”也是用典。西林春有兄名鄂少峰，此词借典故暗指“望断雁行无定处”，其兄大约也是流离失所，日暮途穷之处，潜然泪下之时，是以“鹧鸪原上泪沾巾”。

西林春的父亲鄂实峰能在香山健锐营安家，实赖荣王府的救助。

荣亲王永琪乾乃隆第五子，他的嫡福晋也是西林觉罗氏，为鄂尔泰的孙女、鄂昌的侄女，故而两家是亲戚关系颇为亲近。

因此，西林春少年在香山居住的时候，得以荣王府太福晋内侄女的身份到府中走动。恰巧当时荣王府的格格们欲请一位家庭教师，辅导学习文学并教作诗文。条件是这位教师必须是女性，必须有学问。西林春于是成了荣王府格格们的家庭教师。

这个教职对西林春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因为荣王府的格格们都学有根底，只是由西林春辅导读古文和作诗的格律等，另外还有婢女伴读。虽然工作轻松，但离家较远，于是西林春便经常住在荣王府中。

在这里，她结识了奕绘。

奕绘为荣亲王永琪之孙，六岁启蒙，师从名士。自幼喜爱文学，受业于浙江名士许秋涛。十二岁能诗，诵六经如同连珠，通满汉文及算学，好《易经》，十五岁著《读易心解》一卷，成人后拥有丰富的经学修养及西方科学知识，是清朝宗室中出名的诗人、学者。

奕绘与西林春同年出生，在《清史稿》和《满族文学史》上都有记载：“奕绘，清高宗曾孙，自号太素道人，又号幻园居士。嘉庆中袭爵贝勒，累官正白旗汉军都统，笃好风雅……”

按照清朝袭爵制度，除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以外，其他都是每世递降一等，奕绘的父亲绵亿降袭郡王，奕绘则降袭多罗贝勒。

三生石上种情根

奕绘青年时经常在府邸的花园中与姊妹们共同起诗社，以吟诗为乐。西林春在以姻亲兼家庭教师的身份来到荣王府居住以后，便也加入了他们的词坛、诗社。西林春每有奇思妙想，便落笔成篇，可堪妙句偶得，佳篇天成。

才女自是多情，正如才女愁也易多且善感一样。这一天，农历二月十二日，乃是花神节，旧俗有庆花朝的兴头。大家闺秀雅集在一处，赏花观景，吟咏赋诗。西林春与几位格格聚在园子里，庆贺花朝。园子里假山重叠，修竹掩映，花朵竞放，燕雀呢喃，正是赏心悦目的好时节。西林春与众格格放怀春风，锦心绣口，不时有佳作流出。

也许是一派旖旎春光，照映出无可形容的一园春色，她忽生一种惜春怜花的感觉，这么好的春色春光，这么艳丽的季节，可惜太短暂了，要是能够挽留春去的步伐，当是一件幸事。因为不能，所以无限愁怀。别人都在赏春、赞春，西林春却有了一篇惜春、叹春、悲花的文字：

花开花落一年中，惜残红，怨东风。恼煞纷纷，如雪扑帘栊。
坐对飞花花事了，春又去，太匆匆。

惜花有恨与谁同！晓妆慵，特愁侬。燕子来时，红雨画楼东。
尽有春愁衔不去，无才思，是游蜂。

——《江城子·落花》

别人面对无限春光，喜悦多于烦恼，而西林春却烦恼多于喜悦。这恼人的春色，撩拨人的心思，让人生出莫大的喜悦，却又匆匆而去，无影无踪，只将无限的怜惜与悔恨掷下，让人无力消受。词作一则立意新奇，二则语句如珠，三则感情真挚，让人品读之余，心有戚戚，忽生落寞寂寥之感。结果自然是西林春的这首《江城子·落花》拔得头筹。丹青更有生花笔，为花写出好精神。问茫茫宇宙，屈指几豪雄。好个写惜春词的西林春！

奕绘读到此词，不由得击案叫好。时而久之，便对西林春这位兰心蕙质且才情不凡的女子产生了爱慕之心。同样，西林春也对奕绘情意无限，倾慕无限。

他们的心在靠近，背人处牵手倾诉衷肠，正如萍静静地贴着水，水柔柔地拥着萍。天地间的一切，在这一刻仿佛已停止了运动，只有萍与水的心跳显得那样清晰可感。萍知道，水知道，这一刻，是彼此心头一辈子的风景。

然而，美好的爱情若没有磨难，哪会显得如此珍贵！

他是皇室贝勒，她是罪臣之后。

起初，他们之间的最大阻力就是奕绘之母。她反对这桩姻缘，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其一，辈分有问题，西林春比奕绘高一辈；其二，西林春乃罪人之裔，这是大忌；其三，宗室王公纳侧室，依祖制只能在本府所属府员包衣家遴选，如同宫掖选秀只能选八旗人家之女一样。西林觉罗氏是满洲大族显宦，并非荣王府包衣，收为侧室于礼不合。

母亲的反对并未能让奕绘的痴情减少半分，相反，他倒因此相思成疾，卧床不起。此时奕绘的父亲绵亿郡王已逝近十年，母亲本就心肝肉似的疼爱奕绘，结果也只好同意了。

母亲同意了，并未万事大吉。奕绘贵为袭爵贝勒，贝勒娶亲，正室要有皇帝诰封，侧室则要上报宗人府。而西林春是满洲大族西林觉罗氏的族人，又是曾经传谕八旗知晓的罪人后裔。罪人后代加不合祖制，双重犯忌，有割爵、获罪的危险，如何能瞒天过海？

权衡再三，奕绘求助于王府二等护卫顾文星，想让西林春冒充顾家女儿，以包衣之女的名义呈报。顾文星是荣郡王在世时最倚重的老府员，能诗善画，办事饶有阅历，且有识见，听到少主人这个不顾典制的要求，他固知不可，便

极力婉言劝阻。因为奕绘这时已袭贝勒，赏戴三眼花翎，并奉派管理正红旗事务，需要在朝廷中为人表率，岂能纳罪人之后为侧夫人？而且还是假冒为府中包衣之女，如果这样办，就是公然违犯朝廷定制，其后果难以设想，有可能断送了奕绘做官的前程，说不定还可能获罪。

顾文星的婉言劝阻，实质上是严加拒绝。家中亲友知道后也一致规劝、阻拦，使奕绘一度陷入绝望。

西林春也只得含泪告别奕绘，承受离别的痛苦和思念的煎熬。

事情在顾文星因病去世后迎来了转机。顾文星的儿子二等护卫顾椿龄不敢与奕绘公然对抗，便答应了父亲没答应的要求。西林春遂以顾文星之女呈报宗人府，请求成为奕绘的侧室。接下来，宗人府请封，朝廷册封，载入皇家玉牒，西林春正式成为贝勒侧室，入住天游阁，有情人终结鸾俦。

在得知请婚奏折获批后，奕绘迫不急待地写信给西林春，思念的苦楚与即将重逢的喜悦一吐为快：“人间路杳，天边期近。望断燕赵南北，痴牛怨女盼终年，只一日相逢难得。”

此时，西林春已经二十六岁了。从十六岁结识到二十六岁成亲，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就这样随风消逝了。

因为是以“二等护卫顾文星之女呈报宗人府”，故《玉牒》第五册荣亲王一系下记西林春为顾氏，并因此以“顾太清”之名问世。西林春改姓为“顾”，又比照奕绘的字与号，取字子春，号太清，这就是“顾太清”一名的由来。但是这样一来，那个原来的她就以文字的形式死去了。当然为了爱情，她从未后悔过。

在西林春一生的作品署名中多用“顾春”“太清春”“顾太清”，晚年才署名“西林春”“西林太清”，因为在道光以后，一则时间已远，二则文纲渐弛，对过去只是文字之案的罪人后裔已不严格要求了。

后来，奕绘回忆这一段经历，曾在题太清居室天游阁的《浣溪沙》中说：“此日天游阁里人，当年尝遍苦酸辛，定交犹记甲申春。”甲申是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指的是二人结为夫妇之年。这一年，奕绘、西林春都已二十六岁，从相慕、相爱，时间已很长，而这期间西林春的景况是“尝遍苦酸辛”。

温婉的侧福晋

西林春入府为奕绘侧福晋之后，家中的情形有所改善，但主要是经济上的改善，政治地位仍未恢复。后来西林春之妹西林霞仙得嫁香山健锐营翼长为妻，其兄鄂少峰虽仍以游幕为生，却能与县令等交游，这是在政治地位上有了些微提高。但鄂少峰始终未能做官，甚至他的儿子德心斋也仍是游幕，晚年索性在荣王府后裔的家中住闲养老。鄂昌后人始终没能恢复家业。

西林春嫁给奕绘，除了在名分上是妾（侧福晋）之外，婚姻是十分美满的。每日锦衣玉食，再无生计之苦；与奕绘流连花前月下，诗词酬唱，深深陶醉；与奕绘嫡福晋妙华夫人情同姊妹，和睦相处。

但这段时期，还不是西林春人生最幸福的时候。在西林春婚姻里最初的四年间，她与奕绘共同出游的机会不多，诗词唱和也很少见，想来作为王府大宅门的侧室福晋，西林春是低调的、克制的、勤谨的，既不敢与奕绘太过恩爱而招致其他人的敏感反应，又要尽心侍奉太夫人以消弭曾经的龃龉不满。那情景，烹茶剥果必亲手进奉，饮食进餐必拱立侍坐，对上无一言桀骜，御下则慈让有加。于是，阖府上下，莫不感其贤惠，西林春获得了很好的口碑。依照封建伦理道德固然是贤良淑德，但今人总会感觉这样的女人未免活得太累，可叹，甚至可悲。

奕绘授散秩大臣，奕绘管理两翼宗学事务，奕绘授镶红旗总族长……奕绘职务累迁似乎对西林春没什么影响，她如一滴水隐入太平湖，连一首记录生活

的诗词也没出现，唯一引起点波纹的大概就是家族史上那一笔了：西林春先后产下一子一女。

直到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奕绘被钦派为东陵守护大臣，唯西林春携幼子载钊陪同赴任，自此属于他们游乐唱和的二人世界才徐徐打开。

清东陵位于河北遵化境内，北有昌瑞山做屏，南有金星山来朝，中立影壁山，东西两河环绕，美景天成，远离尘嚣，正可做神仙眷侣优游之地。西林春与奕绘两人在官邸内筑草堂、建山楼，堂曰“东山”，寓隐居之意，并致敬谢安石；楼名“信述”，大约出自《论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大有高古之气。

奕绘自得自乐：“一松终日共徘徊，信述山楼手自开。”

西林春相和相随：“款段相随上小岑，斜阳坐话古松阴。”

名虽为信述山楼，其实是青山之下，古松之傍，茅屋一间而已，如奕绘自言“一间茅屋强名楼”。他们引水开渠，凿池蓄水，一碧清流绕楼而行，夫妻俩欢喜对坐，曲水流觞，临风采苕，吟诗联句，那一番和合之喜，美好诗意，连他们自己也不禁满足而叹息：“至道无为叹河伯”（西林春），“寓言得意忘渔筌”（奕绘）。

时人都道他们过着神仙般的日子，艳羡得紧。

在平淡的生活中，他们能自寻乐趣，不虚度人生。夫妻之间诗词唱和，往来不绝，为波澜不惊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

奕绘先写了一首词：

山楼四面敞清风，俯深林，户牖玲珑。雨后凭栏，直望尽海云东。栏干外、影接垂虹。夕阳转，满壑松涛浩浩，花露蒙蒙，拥邨侯书架，老我此楼中。

从容。启云窗高朗，微凉夜、秋纬横空。襟袖拂星河，鸡三唱、晓日通红。同志者二三良友，侍立青童。问茫茫宇宙，屈指几豪雄。

西林春据丈夫的韵调和词道：

群山万壑引长风，透林皋、晓日玲珑。楼外绿阴深，凭栏指点偏东。浑河水、一线如虹。清凉极，满谷幽禽啼啸，冷雾溟蒙。任海天寥阔，飞跃此身中。

云容。看白云苍狗，无心者、变化虚空。细草络危岩，岩花秀媚日承红。清风阁，高凌霄汉，列岫如童。待何年归去，谈笑各争雄。

神仙眷侣，不外如是。